



识君真相，乃青兕也

我们探寻的脚步从稼轩祠出发，其位于济南大明湖南岸遐园西侧，是纪念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的专题纪念馆，属天下第一泉风景区文化展馆群，院内秀石玲珑，槐荫铺地，竹影移墙，榴花溢丹，“稼轩悠韵”跻身明湖八景，与李清照纪念馆一同成为“二安文化地标”，也是泉城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

这座稼轩祠并非古建，其前身为1904年建成的李鸿章祠堂，坐北朝南呈三进院落布局，1961年改建为稼轩纪念馆，1964年陈毅元帅亲题匾额。建筑配雕雄石狮与太湖石障景，门南设照壁，左右厢房各三间，过厅陈列叶圣陶、臧克家、吴伯箫、唐圭璋等人赞颂辛弃疾的诗词书画。而正厅就是前文所述郭老的楹联，还有辛弃疾塑像、生平展陈，后院临湖阁与藕亭相映，廊壁饰扇面、海棠叶形花窗，院内遍植国槐青松，其风光也呼应了稼轩一生高洁的风骨。

1140年，辛弃疾生于山东济南府历城县（今济南市历城区），彼时齐鲁沦陷金国十余年，山河破碎、民不聊生。父亲辛金郁早逝，他由祖父辛赞抚养长大。辛赞被迫仕金，始终心怀宋室，常带年幼的辛弃疾登高望远，于历山之麓、黄河之畔指山河，诉说中原旧事与家国之痛。这份潜移默化的教诲，让辛弃疾自幼立下恢复中原、报国雪耻的志向。他曾在《美芹十论》中写道：“虜人凭陵中夏，臣子思酬国耻，普天率土，此心未尝一日忘。臣之家世，受恩于金，代膺阍寄，荷国厚恩。”字里行间满是故土眷恋与国耻之念，齐鲁忠义文化基因赋予其刻入骨髓的民族认同感，为日后抗金壮举筑牢思想根基。

年少的辛弃疾兼具文韬武略，深知收复失地需过硬本领。在济南生活期间，他饱读诗书，钻研经史，汲取孔孟忠义之道，勤练武艺，博览兵书，刀枪剑戟与骑马射箭样样精通，练就卓越军事眼光。为摸清金国虚实，他两度奔赴燕京，观察地形，打探军备与民生疾苦，默默筹划抗金之策。目睹百姓在金国统治下惨遭欺凌，他的抗金之志愈发坚定，只待时机便要挥剑守护故土。

济南山川风物悄然塑造着辛弃疾的品性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世人多知他是济南历城区四风闸村人，却鲜晓其曾居历城甸柳庄，清代学者王培荀《乡园忆旧录》记载：“稼轩，小名青兕。历城人，居甸柳庄。旧居，在四风闸上。”

所谓青兕，是传说中的神兽，常被视为太上老君的坐骑，象征力量与威猛，后来也常将它与辛弃疾关联。绍兴三十一年（1161年），金主完颜亮南侵，北方民众纷纷起义。年轻的辛弃疾加入耿京领导的义军，并说服善谈兵事的僧人义端率众归附。然而义端窃取义军印信叛逃。耿京大怒，欲杀引荐并保管印信的辛弃疾。辛弃疾立誓三日内追回义端，随即疾驰追捕，最终将其擒获。《宋史·辛弃疾传》中记载：“我识君真相，乃青兕也，力能杀人，幸勿杀我。”这是义端求饶时所说的一句话，不仅记录了辛弃疾勇武过人的身手和果断严厉的性格，也侧面反映了当时民间对英雄人物带有神秘色彩的认知方式。

看试手，补天裂

我们回到济南市历城区东北的遥墙街道办事处四风闸村，这里一片平川，风光秀丽，辛弃疾故里及遗址就在此处。引人注目的石坊上，有“辛弃疾故居”几个大字，由书法家武中奇题写。穿过石坊，踏进仿宋六角亭，“稼轩公遗像”赫然映入眼帘，那是按照铅山辛谱放大刻制的。再前行，便见雄伟的辛弃疾塑像——他着战袍，穿铠甲，执剑怒目前方，十分威严。这不禁让我们开始追远——

辛弃疾举兵抗金是在济南南部山区。1162年，辛弃疾受耿京之命，率使团南下建康（今南京），请求朝廷出兵形成南北夹击之势。待他不辱使命北归时，却传来噩耗：义军将领张安国贪图富贵，杀耿京后投降金国，义军群龙无首、人心涣散，随时

铁血丹心铸风骨，一生不改故园情

可能瓦解。辛弃疾悲愤交加，危急时刻，他挑选五十余名精锐骑兵，千里奔袭张安国所在的金军大营，直入中军大帐生擒叛徒，后冲破层层包围，顺利抵达建康，将叛徒斩首示众，整个建康为之震动。这一年，他才22岁。“五十骑劫营擒叛徒”的壮举，令他名扬四海。多年后，他在《鹧鸪天·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》中写下“壮岁旌旗拥万夫，锦襜突骑渡江初”，尽显少年英气与家国担当。

南渡后，辛弃疾因抗金功绩获南宋朝廷任用，先后任江阴签判、建康通判等职。他满怀希望多次上书，提出抗金复国战略，《美芹十论》和《九议》最能彰显其军事远见。奏疏满怀执念，明确指出山东的战略重要性：“今日中原之地，其形易，其势重者，果安在哉？曰：山东是也。不得山东则河北不可取，不得河北则中原不可复。”他提出兵出沐阳、先取山东再图河朔的进攻路线，却因南宋朝廷偏安一隅、主和派掌权，其主张未被重视，仅获地方文职，远离军事前线。

不仅如此，因“归正人”（从金国归附南宋者）身份，辛弃疾屡遭同僚排挤打压，一举一动备受猜忌，空有满腔抱负却无处施展。这份疏离与压抑，让他在江南的岁月满是苦闷挣扎，收复故土的梦想愈发遥远。“恨此中、风月本吾家，今为客”，辛弃疾以《满江红·题冷泉亭》道尽南渡后的境遇。建康秦淮河的烟柳，玄武湖的波光，景致不输北方，却慰藉不了他的思乡之苦。

壮志难酬的苦闷常萦绕心头，他挥笔写下《水龙吟·登建康赏心亭》，“把吴钩看了，栏杆拍遍，无人会，登临意”，十五字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境遇刻画得入木三分。没人懂他“西北望长安，可怜无数山”的痛，也无人与他共赴“看试手，补天裂”的壮志，江南的安逸与他的铁血丹心终究格格不入。

此后多年，辛弃疾辗转江西、湖南、湖北、福建等地任职，始终牢记初心，积极备战。他在地方整顿吏治，减免赋税，发展生产，为抗金积蓄力量，却屡遭主和派弹劾罢官，先后闲居上饶带湖、铅山瓢泉二十余年，占其生命近一半时光。历史学家邓广铭在《辛弃疾年谱》中有统计，辛弃疾生命中近一半的时间都在江西度过，大抵27年。

记得瓢泉快活时
长年耽酒更吟诗

辛弃疾的墓坐落在铅山县阳原山山腰，这座墓立于绍定年间（1228年—1233年），其侧驿路旁有“稼轩先生神道”金字碑。抚州市东乡区上古墩村和下古墩村、临川区罗湖村、大岗乡上辛村和下辛村，是五个辛氏聚集村。作为辛弃疾人生旅程中的一首一尾，山东与江西在文化时空有了互联互通。近年来，济南部分专家学者多次赴江西上饶、抚州就辛弃疾遗迹保护、稼轩文化挖掘与活化传承、传播等方面进行考察调研，更与辛氏后裔、宗亲进行了交流。

大家一致认同辛弃疾爱国情怀、民族大义的涌动，始于齐鲁，激荡在江西。山东文化崇尚政治伦理，讲实际，求实效，成长于山东的辛弃疾自然奉之为人生守则。正因如此，在南渡之初，风华正茂、报国心切的辛弃疾无意以词章展现才华，将气力全用在向朝廷献策论上，无奈一直未受到重视。

政治生涯受挫后，辛弃疾转而从事文学创作。在带湖他得

以暂时摆脱仕宦的苦闷，信州山水引发了他对人生的思考，词作中开始大量阐述隐逸之趣。来自泉城的辛弃疾，在上饶闲居期间，更对泉情有独钟。《铅山县志》记载：“瓢泉在县东二十五里，辛弃疾得而名之。其一规圆如臼，其一直规如瓢。周围皆石径，广四尺许，水从半山喷出，流入臼中，然后入瓢，其水澄净可鉴。”淳熙十二年，辛弃疾卜居铅山，在期思村发现此泉，因思念家乡的泉水，决定在此修建新居。因其形状如瓢，辛弃疾取孔子“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，贤哉，回也！”之意，命名为瓢泉。此后他便常居于此。“稼轩何必长贫，放泉檐外琼珠泻。乐天知命，古来谁会，行藏用舍。”在辛弃疾的塑造下，瓢泉有了一定的人格特征与文化意义，应和着归隐后的淡泊心情。辛词中也常赞颂瓢泉的清幽，与客隐居于此的欢畅，“记得瓢泉快活时，长年耽酒更吟诗”，在此他不问穷达，进退亦乐，旷然自适，别有一番风流。

大呼“杀贼”不止，好不悲壮

想必世人更爱辛弃疾的英雄之词。比如《永遇乐·京口北固亭怀古》中“金戈铁马，气吞万里如虎”，是对山东抗金岁月的追忆；《水龙吟·登建康赏心亭》中“倩何人唤取，红巾翠袖，揜英雄泪”，是壮志难酬的慨叹；《青玉案·元夕》“众里寻他千百度”是初心坚守，《永遇乐》结尾“廉颇老矣，尚能饭否”是未竟之憾……明代杨慎《词品》盛赞“辛词当以京口北固亭怀古《永遇乐》为第一”，是对其词中精神力量的高度认可。

辛词风格是齐鲁文化与江南文化交融的结晶。两种气质交织，让其人其作愈发立体。晚年，南宋朝廷因局势所迫起用辛弃疾，彼时他已年过花甲、鬓发斑白，却仍精神振奋，奔赴前线部署军事。无奈朝廷抗金决心摇摆，主和派势力抬头，抗金举措处处受限，他纵有满腔谋略也难以扭转局势，最终未能实现收复中原、重返齐鲁的夙愿。据《康熙济南府志·人物志》记载，辛弃疾临终之际，仍大呼“杀贼”不止。这声声呐喊，好不悲壮。

历史文化名人是城市的精神符号，辛弃疾文化IP有其特殊性。打造这个品牌，需打破地域壁垒，走集约化整合创新之路。专家建议，济南四风闸村可复建辛氏祖室，邀请后裔认祖归宗；围绕辛公手植槐建文化广场，增设诗词墙。同时通过研讨会、诗词朗诵会扩大影响，推动文创产品数字化、趣味化创新，借助新媒体让传统名士文化接轨潮流。唯有如此，方可让这位千年英雄的风骨，在时代浪潮中永续传承。

《太平年》：
乱世动荡中寻找人性坐标

□ 本报记者 师文静

正在热播的历史剧《太平年》广受好评，被观众赞为“真正让人触摸到历史脉搏的史诗巨制”。

这部作品能掀起追剧热浪，是因为它对五代十国动荡岁月展开的深刻历史思考——战祸肆虐，社稷危殆，道统崩解，历史在阴郁的底色中一路狂奔，站在历史岔路口的人们，作出迥异的抉择，而最终，是那些坚守道义与理想的人，锚定了历史的航向，找到了通往太平的路。

五代十国延续了72年，中原地区先后经历了5个朝代的更迭，14位皇帝轮番登基。兵变与篡权频繁，时局动荡，民生凋敝，这一时期被历史书称为“大动乱大分裂时代”。《太平年》的故事就从五代十国第三个中原政权后晋讲起。

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向契丹俯首称臣，割让燕云十六州，甘当屈辱的“儿皇帝”。他统治下的中原，百姓生活苦不堪言，更有残暴的节度使张彦泽对汴梁城烧杀抢掠，制造出“春磨磨，骨肉糜”的人间惨剧。而南方的吴越国一直奉行“善事中国”的政策，使百姓免受战乱之灾。吴越国兴农商，重文化，国库充盈，百姓安居乐业，成为北方政权依赖的“钱袋子”。然而，它自身也不安稳，朝堂和宫廷上演波谲云诡的血腥政变。新王上位，兄弟自相残杀；朝堂党争中，诬陷和告密盛行，忠臣也被祸及满门。

演员白宇饰演的吴越国九王子钱弘俶，是全剧的灵魂人物。该剧围绕他继位前后的数次“汴梁之行”，徐徐展开中原政权以及吴越国、南唐等国割据势力的朝堂风云和民间百态。钱弘俶与同时代的赵匡胤、郭荣，都以鲜活的热血青年形象登场。他们相聚汴梁城，试图以赤子之心“整顿”朝堂，齐心协力抵抗到城下的契丹。在一众老谋深算、工于心计的权臣中，三个人展现出一抹理想主义的亮色。

钱弘俶从小聪明活跃，为人正直，在权力斗争中勇敢三哥，长大后承担起进京入朝的责任。在汴梁城的朝堂上他不惧权威，不断为民请命。契丹大军压境，他出钱、出人，出力积极迎敌。后晋灭亡后，钱弘俶拒绝向契丹称臣，并在朝堂上当众刀刺恶将张彦泽。面对天子受辱、白骨蔽野的惨象，他陷入困惑。世道沦陷，纲常崩坏，这与他尊崇的“每一个人的命都是命”的保国安民思想背道而驰。他的每一句台词，每个行动，都彰显着对乱世的独立思考。返回吴越国后，钱弘俶在兄长皇帝钱佐的支持下，整顿军纪，惩治朝堂贪官，推动口岸贸易，逐渐展现出自身的统治能力。他继位后，面对北宋一统的大势，选择保境安民，善事中原，作出了“纳土归宋”的抉择。

“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。”俞灏明饰演的郭荣，与钱弘俶有志同道合之处，也有观念上的分歧。郭荣的手段雷厉风行，只想励精图治挽救国家。他在后周朝继位后，积极推行各种改革措施，并北伐契丹收复失地。不过，他很快病逝，将未竟的事业托付给了赵匡胤。

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出身武将，他和父亲在各个中原政权中任职，不断地抗敌成边，展现了一位雄主成长中的气魄。屡次目睹身边的战将“黄袍加身”，赵匡胤的内心也悄然掀起波澜。在陈桥兵变中，赵匡胤被拥立为帝王，从此开辟宋朝基业。他通过杯酒释兵权、改革弊政等举措，最终实现四海归一。剧中，年轻的赵匡胤勇于违逆父亲，甚至挑战君权，以智慧和谋略领军杀敌；称帝后，他手段果决，施压迫使钱弘俶纳土归宋，是一位具有完整成长弧光的霸主形象。

《太平年》的叙事亮点是将钱弘俶、郭荣、赵匡胤作为主要人物，以多条不断交错、分离又再次交会于一点的线索，清晰勾勒出五代十国纷乱的局面。三个人在城墙下喊出的“太平年下饮一杯热酒”的共同追求，是贯穿全剧的精神符号，为乱世确立了价值坐标。

《太平年》以230多个历史人物的精彩群像，展现出动荡时代人性的幽微和复杂。当张彦泽残杀百姓，儿子及大臣，竟以人骨做军粮时，仍有良臣明知会被处死，慨然直谏。四朝宰相冯道，为争点“面子”而战，数千守城将士牺牲性命，换来的依旧是契丹入京后的屠杀劫掠。但他心中仍存“宁受骂名，不使生民涂炭”的理想以及儒家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精神，在生存与道义之间圆滑权衡。有的乱世武夫沦为杀人不眨眼的屠夫，有的权臣在权力倾轧中罗织诬告，致使同袍惨遭灭门。生杀予夺、血雨腥风的乱世权力斗争中，忠义道统、安邦为民的理想主义火苗时暗时明，却从未熄灭。一直有一束光，高悬在帝王将相、血色宫闱的狭隘视角之上，推动着历史车轮滚滚向前。

确实如一些观众所说，《太平年》有时晦涩难懂。五代十国复杂的行政机构、职官系统，让观众对频繁登场的人物职责一头雾水；通篇文言的长篇文书，更听得人云里雾里。再加上各种历史典故、陌生的礼仪制度以及快节奏的叙事，确实需要大家拿着历史书，借着AI追剧，才能跟上叙事节奏。恰恰是这份晦涩难懂，让观众确信剧中所描绘的社会细节、复杂的人物、人性的光辉，皆是历史褶皱中的真实，也雕刻下这部剧的正剧基因。《太平年》可考据的历史肌理，也正是观众津津乐道的观剧趣味所在。

《太平年》生动诠释了主要人物在乱世之中追求“天下太平”的宏愿，也刻画出了动荡时局下古人仍旧保存的气韵与雅致，为观众带来观剧的审美体验。

